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曹錫齡

葉氏春秋傳卷十三

宋 葉夢得 撰

宣公三

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穀梁作戎左氏作之戎當從左氏不正其詐周也楚子將至雒觀兵于周疆假伐戎以過之於是問鼎輕重焉是以謂之詐周辭閒容之之緩

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不肯者非弗肯也義可從而不從曰弗肯義不可從而不從曰不肯郯魯婚姻之國有莒怨公欲平之挾齊以脅焉義不足以服莒也莒人則不肯者非獨其君云爾

公伐莒取向

向莒邑也内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平人不肯而伐之莒固有辭矣又從而取其邑宜不能服莒也郯亦自是不終其好而伯姬来歸矣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此弑者公子宋也曷為以歸生主弑宋欲弑靈公而謀于歸生使歸生能為公子友則宋之惡可遏而靈公亦免矣既不以告反畏宋譖而從之則成宋之弑者歸生之為也春秋用法常施於所疑而不施於所

不疑於所不疑則舉重於所疑則舉輕以見重宋之弑無可免之道而歸生嘗拒宋或疑於可免故治歸生則宋自見非以歸生薄宋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猶可為也至是更三時而再朝則魯失位而屈於大國至公而不可復亢矣

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高固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來歸寧也宣公在而子叔姬歸寧節矣何以
書以高固之俱行也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免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齊侯伐莒秋公至自伐莒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至黄乃復有疾也不書有疾君行有疾可復臣行有

疾不可復大夫以君命出致使雖死以尸將事復譏廢命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何四時之常祭也四時常祭不書此何以書為仲遂卒猶繹起也仲遂弑君不得卒者也何以不言公子遂貶也貶則何以謂之仲遂宣公盖嘗賜之族矣曰是猶公子友之為季友者也垂齊地何以地外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夏曰復商曰彤周曰繹萬舞也籥節舞者也同謂之樂猶可以已之辭也禮大夫死廢繹公知其當廢而猶舉之故去其有聲者而存其無聲者以公為無恩也葉子曰大夫死而廢宗廟之祭禮歟曰非禮也昔者曾子嘗問于孔子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曰廢則非此四者皆不廢也而况於宗廟乎

然則繹之得廢何也繹非正祭也禮有正祭有繹祭君子以為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猶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為位於廟門之外而賓尸謂之繹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繹祭主於禮尸而以士將事禮既以是為差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間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聞其死而不哀者繹於祭為輕大夫於國體為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亦有時而可廢矣故檀弓記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孔子以為非

禮也卿卒不繹則是特施之於繹而已春秋之時君臣之義薄矣無罪而殺大夫無國而無有君子以為殺者吾無以救而死者又無以申其恩則天下無復與為臣者矣雖弒君之賊亦假之以致意故以仲遂一見法焉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之妾母也何以稱夫人致之為夫人也致之則何以不言致之内辭也葉子曰魯之妾母五仲子也

成風也敬嬴也定姒也定弋也自仲子始見於隱公之世春秋書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宮初献六羽以見譏然仲子不為夫人於惠公則隱公之譏如是而已至成風則僖公致之為夫人矣魯之妾母為夫人自成風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来會葬秦人来歸僖公成風之禭凡可以見譏者無不著所以正妾之不得為夫人也然而書薨書葬正以夫人小君名之者盖夫人之矣

雖春秋不得而奪也自敬嬴而下惟定弋以哀公未君未得致之為夫人而敬嬴定姒皆以夫人書使宣公襄公未嘗致之為夫人則春秋惡得而名哉由是言之自成風而後凡為妾母者盖皆致之為夫人而春秋不可以偏書故於成風一見正而敬嬴以下無譏焉臣子之義也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

敬謚也雨不克葬止而待之至於克葬禮也克之為言致力而後勝之者也不克葬非弗葬也欲致力而不得也葉子曰諸侯之葬為雨止禮歟禮也古者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潦車載蓑笠蓋士之禮然言縣窆則有隧窆者矣言不封不樹則有封樹者矣言不為雨止豈固有為雨止者乎禮之降殺未有虛加之者亦各稱其情而已天子七月而葬所以待

同軌諸侯五月而葬所以待同盟大夫三月而葬所以待同位非特以是為節盖禮有略而可得為者有詳而不可得為者可為而不為則緩緩則不恪不可為而為則亟亟則不懷自大夫而上其禮以次加詳則有不可以遽為者葬不為雨止特為士庶人言之爾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況送死之大乎或者乃以為通上下之辭穀梁氏之失也

城平陽

不時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附庸之國也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晉

荀林父師師伐陳

荀林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晉地也何以不言卒于會會散矣晉侯以疾留而卒也卒于寢正也卒于外非正也卒人道之終也正不正不可以不謹故凡不卒于正寢者必地焉魯君卒于路寢小寢楚宮臺下且志况其國外乎葉子曰吾何以知晉侯之為會散而留也凡諸侯卒于師言師卒于會言會非不地也曰師與會則既有地矣春

秋諸侯擅相征伐盟會雖不能無得罪於王法然有救災恤患謀事補闕之道焉故凡卒於是者葬之加一等則春秋實不得不與也不地而言師與會蓋録之也今會扈之後閒有荀林父伐陳之事而見卒非會散而何伐楚之役許男在焉及其卒書許男新臣卒而不言師歸卒其國中也扈之會晉侯在焉及其卒書晉侯黑臀卒于扈而不言會卒于會散也吾是以知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陳大夫之三命者也靈公之惡洩冶見其微則當諫諫而不從則當去逮其宣淫於朝而後言焉洩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𦙍子曰洩冶其猶可以為罪歟曰昔者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孟子不多宮之奇之諫而以百里奚為智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靈公之惡固

有自來矣而孔寧儀行父者洩冶之所得治者也既不能誅二人以正一君又見不可而不能止雖能言之徒以殺其身則異乎從君於昏者無幾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貴於殺身者為其足以成仁也殺身而不足以成仁君子何取焉然則比干非歟曰是不可以一道也比干貴戚之卿微子既已去矣使比干而復去誰與扶其宗者故雖死不失其為仁此君子所以立教也洩冶異姓之卿三諫

不從則去而已何必至於死故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以洩冶一見法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其為賂也曷為歸之以我為能事已也何以不言取濟西田曰是我濟西田也而齊人反歸之乎公以是病矣邴鄭邑也我非所當入而入故於入言我惡其取濟西我田也齊非所當取而取故於歸言我惡其與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崔杼也何以舉族杼齊之世卿盖力足以專齊者也其歸於是乎弑莊公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徵舒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孫歸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

季子王之季子也何以不名未大夫也未大夫則何以書愛之使行大夫之事也以為愛其子則可以之行大夫之事則不可君子以天王為愛其子而輕大夫也古者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二十而冠四十而仕五十而爵而後為大夫雖天子之子猶士也故齊侯以其弟年來聘譏天王以季子來聘譏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也内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来聘饑

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嗛二穀不登曰饑三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通計之則有九年之蓄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為教民之道二穀不登而饑其為民者病矣何以於冬焉書冬五穀畢登之時也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人者何討賊之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此討賊也何以書入陳不正其欲縣陳也楚子之伐陳蓋在殺夏徵舒之先方其始謂陳人無動吾有討

於少西氏遂殺徵舒而轘諸栗門孰知楚子之非討賊哉謂之入陳不可也則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足矣及欲貪其地而有之雖能用申叔時之言不終其志與得而不居者何以異則亦入陳而已故於是再見入陳與入國之辭一施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皆陳大夫之三命者也納者何與其納也公孫寧儀行父陳大夫之與君同惡者也則何

以得言納能討賊者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靈公之死陳人未有能討徵舒者寧儀行父獨訴之楚而君讎復雖欲不與之可乎然而以楚子納寧行則可以寧行為陳之大夫則不可故不繫之陳不正其為大夫而君由之以弑者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此入鄭也何以言圍與楚子也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不服楚子退師復修城而進圍之

又三月始克入自皇門鄭伯降楚退三十里而與之平則圍鄭者楚志入鄭者非楚志也葉子曰楚圍鄭盖怒其貳也以夷狄而爭中國雖有善焉義固不得與然此為楚鄭言可也入國非諸侯之善辭自諸侯推之安有舉師問罪待之百日而不服雖得之有能不有其地與之平而去尚可以入國之罪責之乎春秋之法義不勝人則責其人人不勝義則責其義故言楚之於鄭則雖終天下而不可得若其義則諸侯

之所不可奪亦不可以楚而遂廢故以鄭一見法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聞楚平欲還先縠不可荀林父不能止而請戰故以林父及楚子言林父之主戰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之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是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也何以稱人貶大夫而始

同盟也葉子曰左氏以言恤病討貳則然矣而曰不實其言而不書卿豈以衛救陳而晉不討楚伐宋而晉不救者歟夫大夫盟而後能實惟向戌於宋爾春秋固有異文外此未有不叛者何獨於清丘責之是蓋知其為貶而不知其說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先縠晉大夫之三命者也邲之敗固先縠之為矣晉侯既釋荀林父已而恥不得志復殺先縠先縠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晉之殺先縠宜若有罪然而春秋以國書之何也古之任將推轂而命之曰閫外之事將軍主之雖君命有所不受邲之役晉侯既以荀林父主中軍而先縠佐之師之進退實在林父舉六卿之衆不能奪一先縠遂至於敗使歸而誅主將非林父其孰為之首乎及其請死乃釋之而不

問既失刑矣已乃耻不得志獨追咎而殺之則先榖安得無辭此亦不免乎累上者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宋責清丘之盟而伐陳以其附楚也孔達背盟而救陳衛侯不能止晉人以為討衛侯懼乃復殺孔達以說於晉孔達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

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宋故也此圍者楚子也不勝將去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各告以其情楚子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楚子於是引師而去君子以是為近王者之師也是子反華元也何以書人不與

大夫得專平也何以宋人及楚人平元始告之曰憊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子反曰噫吾聞之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乃告之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是宋有以先得楚者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赤狄之別族也以歸囚服也何以名賤之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王之子札也召伯毛伯者何王之上大夫也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矯君命以殺二卿也何以曰王札子王之所親貴者也何以知其為矯王命而殺之則當書天王殺其大夫某子札怨懟而殺之則春秋所不書也盖王孫蘇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焉生殺王之大柄也札子得矯命而行之王之為王者無幾矣召伯毛伯何以不名札子殺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札子之為王親貴者歟王子而

為卿大夫以邑爵見者書邑爵以氏字見者書氏字其末為大夫則繫之王而已子瑕子虎是也然而晉人親貴卓則有曰卓子者焉衛人親貴伋壽則有曰伋子壽子者焉當時之辭也札子其猶是乎故得竊君命而矯用之春秋所以因而不革也

秋叔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藉而不稅野以一夫受田百畝積九夫以為井以其八為私田一為公田謂

之藉國中自園廛至于漆林各視其地而征之多不過乎二十有五寡者止于十一謂之稅藉以田稅以地未有田而以畝稅者也舉貢之法而加之藉非正也魯盖自是稅畝矣初有終之辭也葉子曰魯固有藉矣而又稅焉此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者歟

冬蝝生

記災也未成謂之蝝既成謂之螽冬螽未成之時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别族也曷為以甲氏及留吁嬿

留吁之為甲氏也

夏成周宣榭災

災左氏作火公羊穀梁作災當從二傳災天事也火

人事也春秋災不志火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成周

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王之榭也室有東

西广曰廟無東西广有室曰寢有广無室曰榭榭所

以講武事也

秋郯伯姬来歸

伯姬内女之嫁為郯夫人者也来歸者何出也何以不言郯人来歸伯姬出有罪之辭也

冬大有年

五穀皆熟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

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內大夫而後卒叔肸未為大夫則何以書卒賢之也公子三命以名氏見再命以名見曰弟云者母弟也叔字也何賢乎叔肸宣公弒子赤而立叔肸不義宣公之為欲去則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賢也葉子曰是外書所謂紀季蔡季者也內不可繫之

國故舉字以加諸名之上然則與季友仲遂奚辨季友仲遂皆正卿也故可以功得賜族叔肸未嘗為大夫也則不嫌於為族是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各於其事察之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者何暴之自外而賊殺之也鄫子不名惡邾也執之于邾而用之其虐固已甚矣戕之於鄫則又甚焉

故人邾而不名鄫子其為惡至於此極則亦無所加辭也于鄫鄫亦有罪也國君而人得以戕之其為國者亦已殆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前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卒始能以赴通中國也楚自莊王以椒來聘而漸能從中國之習矣椒以是得名故至是復能以其卒來赴進之也何以不書葬辟其號也録葬者當以主人之辭也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仲遂之子也葉子曰齊晉蓋相與為強者也宣公既因齊以得位勢不得不厚齊而棄晉三桓又附齊以自托者也故自即位聘好之使與身自朝齊者無虛歲而未嘗一與晉通及三桓既張雖仲遂疑亦不能堪將謀去之非稍謝齊而假於晉不可故六年始為黑壤之會則仲遂之志也明年仲遂卒十年歸父始見逮晉景公復霸我始與諸侯為斷道之盟歸父

之為此行殆行先君之志歟不幸宣公卒不克成君子猶以是録焉故後書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辭繫而不殺以與其正吾以是知左氏之言為有證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出疆未有書還者歸父何以書善之也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禮大夫出聘君薨歸執圭復命于殯如聘然後行喪禮季孫行父既逐東門氏歸父還至笙墠帷復命于介袒括髮三踊而出遂

奔齊君子以是為善也葉子曰桓宣皆與聞乎弑而自立者也何以桓不書王而宣書王歟桓不書王非特以其弑也昔者衞州吁弑其君完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王覲為可桓公死而後錫命盖為身未嘗覲王則桓之為君非受命於王者也宣不言錫命則宣固嘗覲於王矣覲而受命則春秋雖欲奪之王而不可也

成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

丘甲者何軍賦也古者謂甲士為甲井田之法自九夫為井積十六井而為丘四丘為甸而後有軍旅之賦舉甸之賦而加之丘非正也作者何起而用之也猶曰作其衆庶然葉子曰先王賦於民者二有口賦有軍賦口賦常賦也大宰所謂九賦斂財賄者是也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則征之縣師所謂受法

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作其同徒輂輦者是也然其為法不可得而詳矣學者所言自丘出牛馬至甸為一乘然後甲士步卒具焉者司馬穰苴之法也然而司馬法甸而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周官或謂甸為乘自天子建國至於大夫皆以乘為差則甸固乘之所出司馬法蓋本於周特其損益不可知爾故周制有言六畜車輦者則牛馬在焉有言六畜兵器者則甲士在焉而

魯以丘為之是與子產作丘賦者同越先王之政而四之其厲民亦已甚矣盖魯自是有以四軍出者非多作其民則何以能成左氏以為有齊難故作丘甲此獨知之而公羊穀梁乃以工民為言審農工不相亂則何待丘使而始譏乎彼固不知先王有作民之政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之别族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為之辭曰敗績于茅戎言王之自敗非敗於戎云爾葉子曰魯言戰不言敗内辭也言戰而不言敗其師則我固敗矣敗所恥也戰非所恥也故以戰見敗戰者諸侯之所宜有也王言敗不言戰天下辭也言敗績則固戰矣自敗可言也戰而敗不可言也故以敗見戰敗者雖王亦或有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使孫良夫石稷寗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而戰故以良夫及齊師言良夫之主戰也

葉氏春秋傳卷十三

葉氏春秋傳卷十四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二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皆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郤克公子首晉曹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以郤克之怨因我與

衛請師而與曹共伐之故以我會三國及齊師言四國之主戰也行父許僑如嬰齊以四卿出則四軍也古者師雖衆必有元帥焉四卿並見則大夫強而莫相為屬也大國三卿四卿僭矣諸侯無軍四軍悖矣葉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師教衛以贊元侯周道也則諸侯非方伯連帥盖未之有軍焉天子之軍寓於六卿無事則散於國及有事而用則各以其卿為

之將故大為六軍小為三軍者天子元侯之制也周衰征伐自諸侯出列國始各自為軍而以其卿將之故晉初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而作二軍與太子分將文公之霸遂增三行以為六軍則他國盖可知也然猶時出而用之未嘗立以為定制也魯之僭軍自隱公以來見於征伐有自來矣其不見於春秋者猶有元帥以總之也至是季孫氏雖專國而臧孫氏叔孫氏與嬰齊猶未盡聽是以春秋因以見焉逮成之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以二卿見自是二卿將者九昭之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以三卿見自是三卿將者二葢魯且三分公室以為三軍則時出而用焉者固非其君所得制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師已敗矣何以言如師追奔及於袁婁而未退也齊於是使國佐以賂為請孰及之諸侯之大夫也何以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與大

夫得專盟也使齊侯既敗而佚使國佐以紀甗玉磬
與地賂晉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
可曰以蕭同叔子為質反魯衛之侵田而致使齊之
封内盡東其畝國佐辭而請戰晉人於是眹魯衛之
使使為之請而後與之盟袁婁之盟國佐之為也故
不繫之於齊制在國佐也何以再見國佐與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遬卒取汶陽田
汶陽田我田而齊侵之者也齊既服於晉以反魯衛

之侵田於是復歸於我故曰取不繫之齊非齊之所得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子嬰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始宣公欲求好于楚不克而薨故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共王立嬰齊欲以威脅中國而爭長故與鄭侵衛之師名諸國而盟之公懼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不沒公公欲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此公子嬰齊也何以復稱人不與嬰齊爭中國而諸侯皆以其大夫受盟也故秦右大夫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皆貶而人焉始晉伐齊楚將以嬰齊救之嬰齊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而強冠蔡許之君以為左右諸侯莫敢不聽則嬰齊之為也何

以不沒公是公往會焉而求盟者也葉子曰楚自莊
王討夏徵舒滅陳而復封之既得鄭而不有不奪子
反之言而與宋平諸侯皆有畏楚之意葢幾於霸矣
及其卒也遂能以赴通中國楚子書卒自莊王始然
見於春秋未嘗因其善而少進焉豈終不以中國之
無霸而假夷狄歟及共王立而弱未知諸侯之復能
從楚也而我與晉方為伐齊之役故嬰齊始以卿出
悉師王卒盡行以救齊葢將挾其衆以威我遂以蔡

侯為左許男為右以侵衛方是時使中國而有主嬰齊必有為之所者矣而二國之君十國之大夫方且拱手而不敢違則夷狄幾何不横行於天下乎此春秋之所以謹也是以莊王不為無善而未嘗得一襃嬰齊始見其强而力遏之夫然後知中國之有與存者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室也何以不曰宣公禮焚先人之室三
日哭成公既已盡之矣謂其志為已哀故不忍以謚
舉也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子去疾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内邑也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庚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荀庚孫良夫何以不繫國不與其得專盟也古者大夫出聘受命不受辭辭無所受而說以為專盟則非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沒公非公欲也

鄭伐許

鄭何以舉國狄之也鄭自𨚗之役叛晉而從楚不復與中國交許靈公之弱前既屈于公子嬰齊失位而不得列於諸侯矣鄭方以公子去疾伐之末知許之為罪也曾未三時而再伐焉此其為道凴弱犯寡必有中國所不為者而史失之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来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来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鄆內邑也冬城之節矣何以書不正其所以城也前季孫行父帥師城之雖時亦不書畏齊也今公欲叛晉而求成於楚城之以為備雖時亦書畏晉也葉子曰晉築蒲與屈士蔿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楚囊瓦欲城郢沈尹戌曰茍不能衛城無益也夫城雖以為守而非恃以為守者也故城之非其道以讎則不能拒以已則不能衛而況介於齊晉二大國之間者乎君子以是為非守國之道也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晉河上之山也何以不繫晉非晉所封
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杞伯何以序邾子下杞之習用夷禮久矣今雖能變

復能稱伯猶抑之不得使與諸侯齒時王之為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親廟

四祧廟二祖有功而宗有德則又有不毁之廟焉同

謂之祧諸侯有廟無祧武公之廟毁矣毁而復立非

禮也僭天子而益五廟亦非禮也葉子曰周衰先王

之禮樂盡廢矣古者師出必於廟受命而春秋諸侯
蓋有各於其先而私禱者焉功成則為之立宮其為
說則吾不知也故季孫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因為
之立煬宮武公伯禽之九世孫敖也謚之曰武其必
有稱此名者豈鞌之戰季孫行父亦私有以請之者
歟是蓋以為周有文武二祧故以武公配伯禽亦已
僭矣記禮者不知遂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使誠如記禮之言以為天子之禮而成

王賜之亦安能遽先其九世而名之歟儒者之妄每如是不可以不察也

取鄟

鄟附庸之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書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郊牛之口傷以漸傷也故言之緩辭也鼷鼠食郊牛角忽然而食之非漸也故不言之亟辭也何以書以庀牲之道為未盡則非所以事天也

吴伐郯夏五月曹伯来朝不郊猶三望

凡免牛免牲不書不郊免牲與牛則不郊可知矣此何以再見不郊為猶三望起也不郊而望非禮也正

月免牛五月而望亢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汶陽我之舊田也晉為霸主可使齊人反我之侵田不可使我復以與齊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韓穿之言不可以為順也故辭皆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

公孫嬰齊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孫壽宋大夫之三命者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以宋公使公孫壽為得禮也昏禮無父則母命之無母則已命之公孫壽言使無母之辭也無父則母命之

不以母命而已命之則非正故紀裂繻不言使以母命之得禮一見正也無母則已命之不以已命而以諸父兄命之則非正故公孫壽言使以已命之得禮一見正也葉子曰昏禮不稱主人然歟非也禮國君求昏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其父母納女之辭於天子則曰備百姓國君則曰備酒漿大夫則曰備灑埽未嘗不親命之不稱主人於禮未之聞也為是説者特出於公羊蓋以紀裂繻不言

使而云爾然公子遂如齊逆女内之言如則外之言使也昏姻之道一在我則得言如在彼則不得言使可乎夫公羊氏既以無母則當稱諸父師友矣宋公無母又安得以辭而言使弟稱其兄禮為支子之無父者非宗子也乃師友則友非禮之所見安有合二姓之好以奉宗廟社稷而受之於他人者其亦何辭以見祖考是皆不可行於春秋則公羊氏不學禮之罪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皆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趙朔晉侯之壻朔死而同括之弟嬰亂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於是朔之室訴於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晉侯不察而殺之同括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賜公命

賜公命穀梁作錫左氏公羊作賜當從二傳賜命如命也禮子男五命服毳冕侯伯七命服鷩冕上公九

命服衮冕有加焉則賜固有服過其爵者矣而非有德者莫之與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錫命常也賜命非常也成公即位其德未有聞而王賜之濫矣故以君天下之辭言之曰是天所以彰有德者吾雖有天下繼天而為之子不得而私爾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已出於杞矣何以復繫之杞雖出而未許其絶也曷為未許其絶我將脅杞而復歸之也

晉侯使士燮来聘

士燮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来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正也禮天子一娶十二女媵三在焉諸侯一娶九女媵二在焉宋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者也禮不求媵與為好者自往媵之所以一夫人之尊衛人来媵矣晉人秦人復来媵是天子之制也前是必有不得其正者故書以見正也

葉子曰吾何以知天子之備三媵歟天子諸侯後宮之數禮不可盡考矣曲禮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而昏義言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周官略同而無妻妾則世婦者所謂妻而御妻者所謂妾也諸侯有世婦妻妾而無嬪蓋下於天子矣而不列其數至媵則皆未嘗見獨公羊以爲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諸侯一聘九女是諸

侯一夫人而二媵夫人與媵皆有左右姪娣合而為九所謂一娶九女也媵當為諸侯世婦之稱下夫人一等故詩江有汜以媵配嫡為言以是推之則天子后宜三國往媵而三夫人者王后之媵也后與三夫人皆有左右姪娣合而為十二則亦所謂天子一娶十二女者也蓋自夫人世婦至女御皆婦官之名而媵與姪娣者皆其相與為稱之辭以媵為夫人世婦則姪娣者又下媵之稱而為嬪與妻妾者也故女子

謂昆弟之子為姪而同出謂後生者為娣禮稱世婦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祭祀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副褘王后之服也先儒皆以為二王後之夫人得從后之服則三夫人之數宜亦備焉此宋所以得三國之媵歟公羊乃以三國媵之為非禮此知諸侯之制而不知宋之禮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喪以歸

既以杞夫人卒之矣則脅杞伯而歸其喪者非正也

故辭閭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正也禮女嫁舅姑没三月以奠菜之禮見於禰廟稱來婦成其為婦也父母之家因使大夫致之謂之致女致之者何亦所以成其為婦者葉子曰致女舅姑没之禮也昏禮同牢之夕婦已見於廟矣質明復以棗栗腶修贄見於

舅姑所以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以特豚以明婦順厥明舅姑以一獻之禮饗婦授之室事以申著代而婦道成矣乃舅姑没則未之有施也故三月擇日而祭於禰廟三月者天道之一變也是以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以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則三月父母從而致之者其亦成其女於舅姑者歟先儒乃槩謂舅姑存之禮以為聘問以篤昏姻之好故左氏以齊侯使弟年来

聘爲致夫人文姜是盖不知有禰廟之祭此左氏不學禮之罪也

晉人来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背蒲之盟與公子成會于鄧晉侯執之因以伐其國乃復以鍾儀之使與楚修好而結成遂歸鄭伯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鄟莒附庸國也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中城公宮之城也楚既入鄟公懼其來偪故修中城以備之不正其衛己而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衛侯之弟云者母弟也何以稱弟兵凶器戰危事也不以其可將者將焉而私其弟非愛其弟之道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郊不從何以或言乃免牲或言乃不郊郊祭之大不可斥其廢故以免牲見之也免牲則不郊可知矣卜免牲而不得然後言不郊辭窮也免牲之道必卜卜而吉則免卜而不吉則不免安置之繫以待庀牲而左右焉卜郊者月一卜之也三卜而求吉者盡矣此四月而五卜謂其遠而卜其中辛也五卜非禮也卜其中辛尤非禮也莫甚乎其以四月五卜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

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弔厲公也諸侯之喪大夫弔公弔非禮也於是晉人疑公貳於楚止公使送葬以待羅茷諸侯莫在焉是以景公不書葬以公親會為恥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来聘己丑及郤犫盟

郤犫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不繫晉不與其得專

盟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没公非公欲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大夫奔未有言出者此何以言出以周公也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德故繫之周此宰周公楚也自周無出言宰楚則可出言周公則不可出故言周公不言宰惡楚也葉子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三公之為德上有同於王而下有别於

士大夫則天下之大葢有共當其任者矣天子有道有會朝無出居天王出居于鄭恥也三公有道有經邦無出奔周公出奔晉惡也王子瑕奔晉尹氏毛伯召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言出周非卿大夫之所得任也是以諸侯之大夫奔言出以其國別也王卿士大夫奔不言出不以其國別也必有不可出者而後言出則出者上下之所病也公羊以為自其私土出誤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来乞師

郤錡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朝京師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秦而道朝京師

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此伐秦也何以言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以公為不足於恭故為之辭而以遂言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始来赴也何以不書葬辟其名也葉子曰莒子以爵見於隠公自是不復與我通盖其實夷也至文而庶其以弑見襄而密州以弑見昭而展輿以奔見外此則朱與去疾以卒見而已

以傳考之朱之號曰渠丘公去疾之號曰著丘公而非謚也葢朱之辭也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則朱之自安於夷久矣葬從主人卒我所可正其爵為子葬我不可從其號為夷故與吳楚不言王皆不得以葬見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女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僑如逆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公子喜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婦有姑之辭也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此公孫嬰齊也何以曰仲嬰齊後其兄也後其兄則何以曰仲嬰齊孫氏王父之字也正乎不正為人後者為之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兄弟之子可以為後

兄弟不可以為後弟而後兄非正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盧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未至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侯為是為戚之會執負芻以歸京師伯討也故以侯執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

夫山

山宋大夫之再命者也蕩澤也平公立蕩澤為司馬

澤欲弱公室殺公子肥公不能止華元使華喜師國

人攻蕩氏而殺山山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

曰吾何以知山之為澤歟華元之出奔以澤之欲殺

公子肥也故魚石止而請討許之而後反則攻而殺

之非澤而誰歟左氏記大夫名氏多欲與經參見經

以山為名則澤當為字然澤為六卿而不書氏疑必

再命而攝卿者以為背其族而貶則非是此猶言僑如逆夫人為尊夫人而舍族者盖左氏初不知經書名氏之例故每以其私而妄意之也

宋魚石出奔楚

魚石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高無咎公子鰌齊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吴壽夢之

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吴得主會也吴前未有與中國通者自申公巫臣請使始通吴于晉遂叛楚而入州来於是始為會而晉從之故君子謹焉葉子曰春秋中國之勢不强於吴楚楚自莊公以後始見至僖而浸強然召陵之盟齊小白一起而正之雖成王之強不敢不服及晉重耳繼敗成王於城濮楚卒不得肆葢齊與晉猶有與之敵者也故申之會靈王合十二國晉與我雖不能拒亦不復從春秋猶以中國之會

書焉成王之末楚浸衰而吳驟強矣天下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暴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我皆與之俱天下無不聽於吳焉於是伐郯伐陳入州来無不如志及其久也破楚柏舉而入郢幾以滅楚敗頓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遂舍中國而從之昭公不恥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叔還會吳於柤已而身為鄫與橐皐之好則不被髮而

左衽者幾希矣故鍾離與柤與向皆殊會夫豈以楚申之會與此為異哉楚有與敵吳無與敵君子之所憂也或者乃以為諸侯皆以爵見而吳不得以爵見故殊之夫使吳而有與敵不害其同楚黄池之會且以晉侯及吳子矣夫何獨於是三者而嫌哉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記異也雨而木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伐鄭楚子救之士燮欲反欒書不可故以晉侯及楚子鄭伯言晉之主戰也楚敗射共王中目不言楚師君傷舉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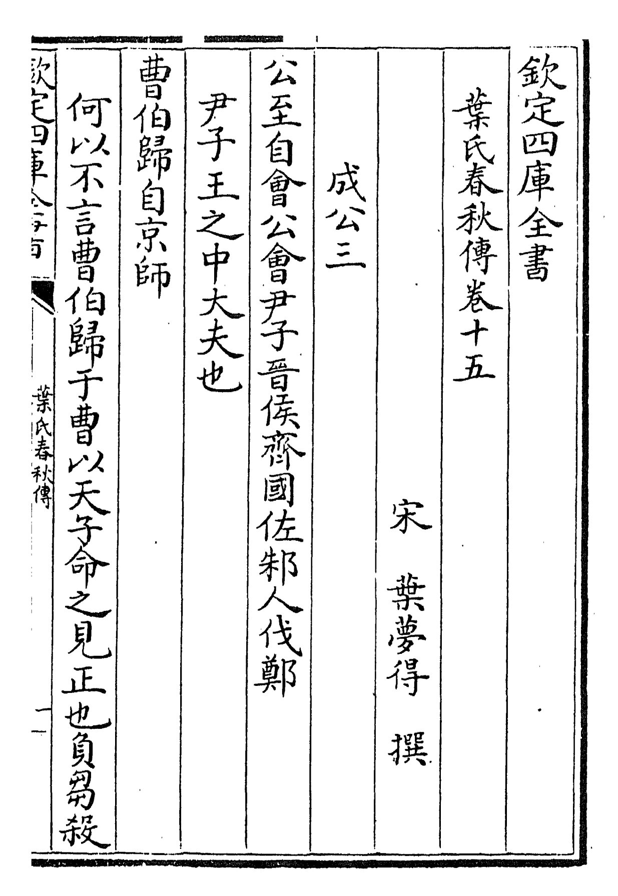
公子側楚大夫之三命者也楚以公子側將中軍子重將左二卿交惡而楚子並用之及晉敗之明日楚子欲復戰召公子側謀醉不能見楚子乃宵遁問師敗之故子重使謂公子側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乃自殺公子側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何以言不見公公不諱恥也晉欒黶來乞師公以申

公儆備而後會郤犨取貨於叔孫僑如而訴公於晉侯晉侯遂辭公不見非公之恥也故不為公諱

葉氏春秋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卷十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三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之中大夫也

曹伯歸自京師

何以不言曹伯歸于曹以天子命之見正也負芻殺

世子而篡其位霸主執而歸于王王不能誅反使歸焉則何以謂之正乎以子臧之故而曹人之請不歸負芻曹之亂戓未已視納賂而私與之者猶有間且曰自我命之使君也故不言復歸不與其復也何以不名子臧不取為君則内無君也何以言歸易辭也以王命反之其歸為易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僑如始因穆姜欲逐季孟而訴於晉今復請止行父

殺之而已甤仲孫蔑于內晉於是執行父非伯討也
故以人執大夫執未有言舍者此何以言舍之於苕
丘録行父也晉人既以僑如之譖而不見公又以僑
如之譖而執行父公待於鄆而為之請范文子言於
欒武子曰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舍
行父君子為是録之也故辭閒容之之緩辭也不與
其正之辭也行父何以不致大夫與君同至則不致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

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

此伐鄭也何以言公至自會會而後伐以會告也鄢陵之戰鄭未服晉為沙隨之會以謀伐鄭故公歸而復會尹子與三國然後同伐凡因伐而會伐在會前則致伐會而謀伐伐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

乙酉剌公子偃

公子偃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偃僑如之黨也始公出穆姜使公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歸而獨殺偃偃盍有與謀者焉先刺而後名刺有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北宮括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何以言尹子單子鄭恃楚而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一人可矣命而不行雖益何補晉

為霸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王臨諸侯不能服鄭而

益以大夫交失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此伐鄭之諸侯也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秋公至自會

會而盟者致會此伐鄭也何以不致伐鄭而致會非

致會也以會而謀伐者告也凡公出閒有異事皆不

告故柯陵之盟致會而伐者告也臯鼬之盟致會以

會而侵者告也馬陵之盟致會以會而救者告也盟非其本事也

齊高无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前未有言用郊者此何以書用九月非郊之節也郊之失至四月而止矣猶曰不得吉而強卜之也至於九月則非所郊而郊焉葢用之以祈於上帝未聞報本反始而用之以為祈者也凡祭祀有為而行之者皆曰用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用禘也或

以九月辛丑而郊此用郊也禘曰事郊不曰事禘宗廟之祭用之以致夫人猶可言也郊天祭不施之天而假之以為用不可言也以成公為無天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荀罃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何以三乞師於我陵我也葉子曰魯在晉楚之間為弱國僖公嘗乞師於楚矣未聞二國而乞師於我也今晉為盟主有求於諸侯之師則令之而已何獨於我乞師焉蓋厲公無道暴

虐諸侯畏我之從楚故多方以撓之方我往弔景公之

喪固已止公而使送葬沙隨之會復以僑如之譛而不

見公已而遂執季孫行父則其所以陵我者可知矣是

故連年以郤錡欒黶荀罃來乞師且厲公執曹伯而會

吳子敗楚師而傷其王內尸三郤其力孰與之抗奚少

於我哉君子以是知其情獨申之曰乞師使之欲為強

而不可得也南宫括嘗問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盖以其知羿奡之所以死者此春秋書厲公之意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魯地内大夫卒于竟外地卒于竟内不地此何以地録嬰齊也嬰齊從公伐鄭而道卒也卒後致公至而後卒之也十一月無壬申經成而誤也葉子曰壬申十月之日也或曰致公而後録是日可得而錯也或曰故史也春秋所不革是事可得而易也以是

言春秋過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郤至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三郤晉强家族大而多怨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於是使胥童攻郤氏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厲公之嬖既以私怨殺三郤復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不忍從使二子復位而命胥童為卿書偃於是執公而殺胥童胥童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衆弑之辭也此欒書中行偃之弑也何以言衆厲公之惡衆之所棄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慶克通於靈夫人國佐召而謂之慶克不出而訴國佐於夫人夫人譖於齊侯曰國佐將為亂國佐怒殺慶克以邑叛齊侯復之而使士華以戈殺國佐于朝國佐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此納魚石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魚石何以言復入位已絶而求復也楚子既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大夫去國挾諸侯之力以求復其為道則已逆矣故言入入逆辭也彭城何以不繫之宋不與魚石得有宋邑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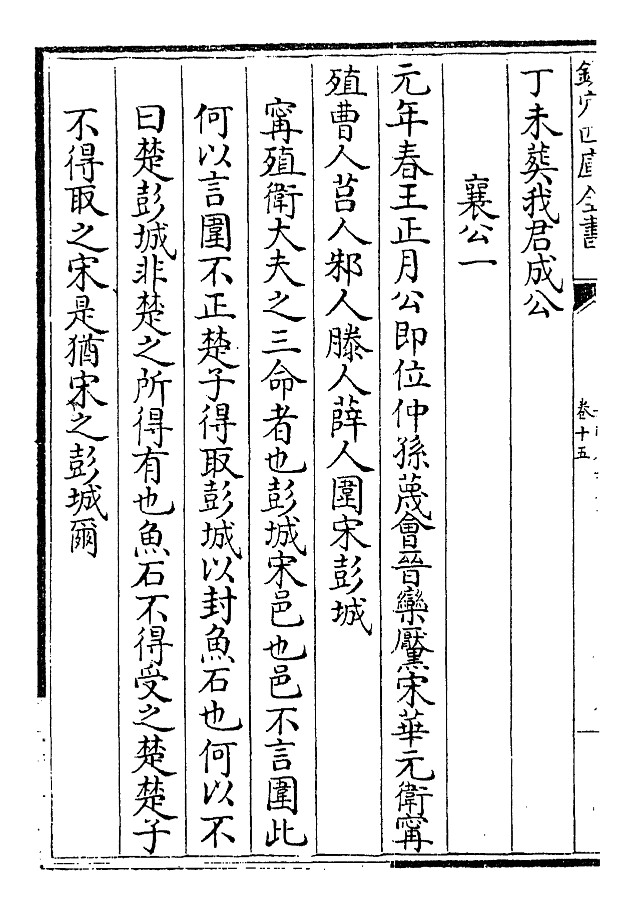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前三乞師爲屬公者固已過矣此悼公也何以復來乞師將以救宋而以我師爲之救之道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崔杼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甯殖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彭城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不正楚子得取彭城以封魚石也何以不曰楚彭城非楚之所得有也魚石不得受之楚楚子不得取之宋是猶宋之彭城爾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韓厥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諸侯何以次于鄫彭城之役齊鄭皆不會晉既伐鄭
而質齊大子遂召諸侯欲侵楚而後不能崔杼於是
有言故書次以晉侯為無能為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子壬夫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公孫剽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之婦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

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

叔孫豹如宋

叔孫豹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邑也何以不繫之鄭非取之鄭也鄭既附楚而未服晉連合諸侯之大夫以謀于戚仲孫蔑請城

虎牢以偪之荀罃從焉鄭人乃行成遂之善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申與公子嬰齊壬夫皆楚之執政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二人而楚子不能制故二人怒亦專殺申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

使袁僑如會

袁僑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如會者何請從會也陳鄭皆附楚鄭既同盟故陳懼以袁僑來即會而求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已盟而袁僑至故各以其大夫再盟殊袁僑以袁僑也曰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而非專盟也不書單子諸侯不盟則不敢復以王臣臨之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

戊子夫人弋氏薨

弋氏左氏穀梁作姒氏公羊作弋氏當從公羊襄公

之妾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姒氏之為弋氏歟魯之

有定姒哀公之母也前定公葬而卒哀公未君故繫

之定公稱定姒而禮有不備焉則所謂不殯於廟無

櫬不虞者是也定弋蓋襄公之妾母季文子為政初

欲不以夫人之禮成之而亦有是言故匠慶以為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然卒之經書夫人弋氏薨葬我小君定弋則匠慶之言季文子實行之也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乃以定姒之事言之遂誤弋氏為姒氏畱如左氏言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於其說自不得稱夫人春秋何為以夫人書之哉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謚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来聘

公子發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如内事也叔孫豹則何以與鄫世子巫如晉屬鄫以為附庸也初公如晉聽政請屬鄫晉侯許之故及是以鄫世子巫同見晉比之猶内臣也有取人之附庸以自屬者矣未有取國以為附庸者也附庸之地可

受於天子不可自屬以私於已附庸之君可因已以達於天子不可已率之以達於諸侯以為專諸侯之地以自有推天子之禮而事霸主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此吴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吴得主會也吴辭不會雞澤之故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於是使魯衛先會吴且告會期孫林父不言會雖不言會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陳既從會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陳人圍頓楚人討陳叛曰壬夫實侵欲焉楚不能得陳故追壬夫之貪而殺之壬夫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

鄫屬於魯矣何以復見於會叔孫豹以屬鄫為不利而復歸之故使鄫以其大夫聽命也吴於是始與會

矣其稱吳人何人鄫人則不得不人吳人也鄫何以序吳下巳不能自為國而屬於人人不能保而復棄之故不得與諸侯齒主會者為之也

公至自會冬戍陳

孰戍之我也會戚之諸侯既受命於晉而歸各為之戍陳以備不言諸侯散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子貞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来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四月而三卜也葉子曰是舉孟獻子盖言之矣以啓蟄爲當郊耕而後卜郊所以不從此獻子之妄也周郊二大報也祈穀也魯郊一卜辛也魯雖以賜得郊而不得與周同故自建子之月卜之至建寅而止三卜而得吉適與周祈穀之祭同而魯郊非祈穀也亦何事於啓蟄乎盖獻子嘗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矣其意盖將僭周日至之郊故以是為非啓蟄之節殆欲兼周而兩之歟記禮者不察遂以為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左氏從而實之以啓蟄為經例其亦未嘗以周公得郊之意考之也

小邾子来朝城費

費季氏之邑也臣邑而國城之季氏強也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来聘壬

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既圍陳矣陳侯何以復與會先圍而會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如會鄬會也鄬會君子之所與也諸侯不生名鄭伯如會則何以名非名也鄭伯卒矣文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無嫌也何以目未見諸侯録鄭伯也鄵鄭地何以書非正也鄭自虎牢之城而從晉

諸大夫皆不肯及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從而卒于行君子以是錄之也葉子曰髡頑之卒三傳皆以為弑左氏以為以瘧疾赴固陋矣公羊穀梁以為諸大夫因欲從楚而弑故不書弑則是縱失弑君之罪豈春秋之義哉是蓋以諸大夫不與髡頑而適卒故或者疑之以為弑春秋不然之也吾何以知之凡弑君不葬而僖公書葬是僖公非弑也

夫弒君固有書卒者矣楚麇是也所以正楚子而示天下之為人君髡頑則無可正者焉弒君固有得葬者矣蔡景公是也所以正蔡固而示天下之為人父髡頑則無可正者焉然則髡頑之卒謂之弒可乎或曰實弒而以卒赴春秋從而書之所以偏絕鄭之臣子也是不然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其赴於魯者既曰卒矣春秋何從知其弒乎趙盾之弒晉以穿赴而春秋加之盾許止之弒買以卒赴而春秋加之弒是

為春秋之義髡頑之卒鄭人既不自言以為弑則春秋之義無從生矣吾是以知為當時之疑辭而三家不能辨也

陳侯逃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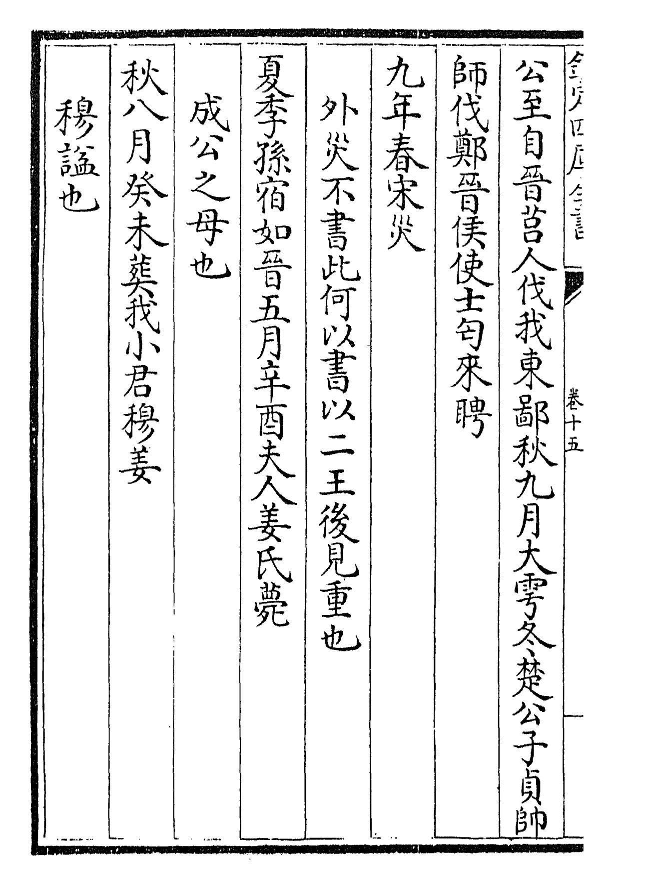
鄬之會諸侯謀救陳陳侯廹於二慶之言不待救而遽歸故書曰逃以陳侯為匹夫行而不知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公子燮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此侵蔡也何以言獲公子燮不交戰而獲大夫以燮為狎敵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在晉舁為以季孫宿會公返而宿留以為會也晉欲命朝聘之數難於再勤諸侯故各留其大夫以聽命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也鄭伯以獻捷適至於是見悼公之賢不以勤諸侯而以身敵其大夫故大夫皆降而稱人為悼公厭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以二王後見重也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之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謚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此吴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吴得主會也吴既叛楚而附晉故其在楚復求合諸侯而諸侯從焉柤楚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國也孰滅之諸侯滅之也何以不言諸侯以公在焉略之也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遂之善者也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公孫輒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何以序邾子下主會者為之也禮諸侯之

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序於伯下正也序於子下非正也葉子曰春秋盟會征伐班序升降未有或同者春秋有所進退歟曰非也五等之爵固有序矣王政行於天下諸侯來朝于王行人之所掌司儀之所相未之敢亂也世亂而諸侯自為政不時相見或以小大或以強弱或以先後或以好惡其或抑或揚初未嘗有定制皆出於主會者為之故滕薛爭長公子翬以宗盟後薛蔡衛争先子魚以

尚德長衛邾人以主伐而首鄭齊光以先至而越滕春秋不能追而正之也曰是所以為無王者吾著其實而罪自見矣世子之會自陳欵鄭華始至宋子成齊國佐而再見皆序伯下猶有先王之禮也乃齊光或序伯下或序子下或序小邾子下乍進乍退末之有常盖諸侯之升降自不得其正固無責於世子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鄭大夫之三命者也盜賤者也騑發輒皆鄭

之執政發與輒作田洫已奪司氏五族之田騑復與尉止爭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入西宮之朝而殺三人何以不言大夫大夫非盜所得名也盜賤之賤也故弒君不目君不使其得接於上也殺大夫不目大夫不使其得接於下也

戍鄭虎牢

孰戍之我也何以言鄭虎牢鄭服而請平故諸侯各為之戍以備楚城之非以取之也故不別於鄭戍之

非以外之也故復繫之鄭何以不言諸侯散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鄭已服矣楚何以猶救鄭救其始伐也鄭故於是復從楚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者何分其地而有其民也古者天子六軍元侯三軍各屬其民而以卿將之其常賦則輸於國非

常賦則有事而後徵之軍諸侯有卿無軍季氏欲專國始三分公室之地各取其一以為軍季氏為左軍仲氏為右軍叔孫氏為中軍季氏盡征其賦叔孫氏臣其子弟孟孫氏取其半非古也魯自是非其國也葉子曰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歟曰非也諸侯惡其害已而益其文也周制裂天下為九州而建其牧謂之九牧分陜東西而主以公謂之二伯是元侯而得專征者也元侯之軍卿帥之以承天子

故曰賜鈇鉞然後殺賜弓矢然後征武王伐紂誓司徒司馬司空此西北之軍也大國三軍葢非方伯不得有諸侯不得專征則無所用軍教其民以自衛有事則帥賦以從方伯而已此叔孫豹所以知其説而不敢僭者也王命曲沃莊伯以一軍為晉侯侯伯次國也一軍猶受之於王則安得為二軍乎平王之後征伐自諸侯出則固有僭元侯而自為軍者矣是以隱公之始外書鄭伯克段于鄢内書無駭帥師入極

春秋不能追正也然猶時出其民而用之各以其卿將事已則民復于農賦歸于國而卿無與焉故僖公之詩曰公車千乘則國之賦也公徒三萬則三軍之數也而皆曰公焉至成公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見於經雖有加於三軍而其為軍之道則猶先王之法也及是季孫行父死而宿爲政遂將弱其國私有其地與民於是竊大國三軍之制以行其志書曰作作之為言前未嘗有而自我

為之猶南門雉門兩觀之為作也叔孫豹爭之而不得則姑臣子弟而歸其父兄於君是猶有所畏而不敢盡卒之舍中軍者孟氏也左氏不知此乃以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而公羊穀梁復以上卿下卿言之學者因為魯宜為二軍以作三軍為僭而舍中軍為正豈足與言春秋之意哉

葉氏春秋傳卷十五